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七首

文林郎知奉化縣事貞憲徐先生墓誌銘

嘉靖己巳秋八月三日吳興寓公前奉化令長谷徐

君捐館舍春秋七十有七吳郡王世貞以左叅政部

吳興稍為經紀其喪踰四月而遷晉臬歸里又三月

而其子文果以治命請曰不肖敢為逝者徼惠一言

謝不敏則又曰唯先子之獲幸公也最晚而最心念

高 卷之八十九 一 世 歷 全 刊

之曰是公吾所創見也既易箒語不肖曰吾目待王  
公銘而暝余聞而悲之按狀君諱獻忠字伯臣其先  
世有判御藥院者從宋南渡至華亭家焉七傳而為  
君父某公娶某孺人寔生君君神識茂暢性操并介  
自其髫髻時雅已慕竹素之事矣稍長屬時義即傾  
其作者補博士弟子試諸生間褒然為舉首久之薦  
應天凡六上禮部不利君既不獲逞於時義乃益務  
為搜獵裨官盪者外家之語逸壁斷戟摩削亡昏旦  
農圃醫卜支離覆逆音聲人伎徃徃精探其所繇造  
雖專門名家無以難之而其為詩自建安以下至大  
曆鮮有不窺薄神情妙傳獨在江左與貞徽之際而  
已文主爾雅不離象質賦頌碑誌取財東京然至於  
論說興革利害物情時趣有味乎言之也華亭故推  
陸文裕先生博精於古視君為丈人行其揚扃風雅  
下上今昔耳語膝坐忘其為吾汝也君去禮部為吏  
部選人當得縣令人或謂君少遲之一令何足溷徐  
先生為君謝曰令易及民耳且也一第亦何足溷徐  
先生竟得浙之奉化以去奉化夷巖而城蛇虺雜居  
民俗陋而好訟君不為斤斤三尺濕束之節用平稅  
蠲後防水務有以衽席其長老稍推羨田學官為膏

舟州山人集卷之二十九  
廿九  
粥費興禮揖遜彬如也君所為植培務在單赤以下  
其政術好近民而遠上移牒條教飾儒而不必緣吏  
以故良士大夫草莽之臣類能誦說之他不盡爾也  
甫二歲入計道彭城有監司者以一籠筴授君致之  
京君佯為不悟抵京以一籠筴報亡何君坐殿罷矣  
前君為諸生固已精堪輿家言而會父府君歿執君  
手曰吾三世不益丁得無於葬有所恨哉是而責也  
君拜受教則日夜偕所厚為堪輿者相地數百里內  
獲吳興之福山而葬焉君又愛其山水清遠土風醇  
嘉既罷則斥置墓田傍構丙舍為終老計不竟稱華

亭人矣五柳雙桐偃蹇枝門踈櫺淨几奇書古文間  
以金石三代之器葛巾羽氅徜徉其間客至則留小  
飲聽去春容寂寥隨取而足時命單舫漁童樵青於  
茗雪菰蘆間不復可蹤跡也故司空劉公蔣公司寇  
顧公諸大老為耆英之會於峴首迫欲得君以重斯  
社君不峻拒一再往後了不復戀君燕閒之晷肆於  
九經作春秋稽傳錄洪範或問大易心印四書本義  
分節受鑰伯陽以破玄扃作叅同契亥步心測璞筭  
神啓作大地圖衍義山房九笈三江水利攷狗知郡  
將薰酬山靈作吳興掌故集探始中聲旁極正變作

樂府原唐詩品朱邑既老不忘桐鄉作四明半政錄其雜著詩文又數十卷行於世君雖道在不朽跡猶方內而博探外典遐想冲舉每自謂刀圭投咽羽翰立張投金示報揖洪崖浮丘於玉京之上葛稚川陶隱居而下所不論也竟以訪道不諧邑邑成疾委蛇之際神識了然豈所謂大道隔塵報身斯驗者耶君孝友天至內行淳備性不能畫而貌其吏部府君遺像如生某孺人病革欲有語不得君跽請曰母以仲季產未立耶趣推已所授遺之且割橐中之半而後喜可知也呼仲季來微而兄我不安死矣君娶陸氏別室呂氏生四子為文翰文核文果文樾女六孫男某葬九霞山之陽去其父墓若干里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博聞多能曰憲不佞竊用二陶處士故事誌其大者而擬之謚曰貞憲先生且為銘曰

而始乎華亭而令乎四明而終乎吳興清白守節博聞多能曰憲且貞請以易而名庶幾稱為寓公為鄉先生

故文林郎知長汀縣事東涯金公墓誌銘

余讀仲蔚狀長汀公事而竊有慨也縣官之繩士於格也若束濕然即簿尉一困之靡由顯已長汀公起

家邑簿亡已而遂丞遂至今何難格也夫長汀公可不謂賢乎自長汀公一至令而諸子伯叔兄弟婁起幕藩閫佐州邑而顯者數人即不能如長汀公要之其所慕效優於格也不賢而能之乎始長汀公為諸生久貴而升上舍其業文烏奕輩行可以第矣而竟弗第也一旦自詫嗟曰邑邑久滯筆硯間男子得一命足逞耳謁吏部選為歸安簿簿職誰何而部刺史才簿檄攝縣賦賦弊故蝟起而姦胥度攝尉是無難我也悉按得姦狀立寘之法屬歲侵公約其下田出產以質而寬其賦期以須穰歲尋穰下田爭出賦亡後者更用最遷餘姚丞餘姚稱巖邑其胥吏猾而民囂訟然攝公鈞距法相戒亡犯也至為謠曰鈞奇不讎避金鈞公稍稍劑以寬優設學校卹孤者造請賢士大夫不廢禮公之一再為丞尉皆能佐其令以稱職舉又後先近其家損家廩以帑部刺史賢而數旌之士民為立碑頌德超拜長汀令到官數月尤稱一切治辦然公意有所不足曰去令以上何官乎四上書移疾歸而治園圃鑿池種竹悠然自得也慕陶隱居為岡而松其上施椽楹以舍貯朝夕嚮聽風聲移時而樂之為署曰翠濤居戒其五子若孫曰吾不能

如陸大夫千金橐中裝五分之而僕僕車馬酒食過從也吾有先人餽粥之業遺汝汝自食力以其羨共我公故白晳而與其伯縣丞公章季同知公夏俱髯也已而公之諸子俱髯歲時伏臘上壽冠珮雍容是都出入鄉里目屬之公年且八十而游藝之齊雲黃山以其子從又明年汎大江登九華擘芙蓉之秀慨然慕李太白王伯安之為人還游小孤歷浮玉徃返可四千餘里至洞庭錢湖諸山水几席間物耳公之縱游奇深遇者恠而以為物且僊曰彼髯盡白矣而顏渥丹諸髯輔之胡為也耶公之嘗為餘姚其人多

至大吏治吳按部謁公里居問遺不絕然公益自秘無所干請州舉鄉飲聘公為大賓公素強少疾晚而食復視聽不衰舒緩靜雅不厲人以聲色其步武上覘檐而下顧履慎於攝生蓋天性也年八十四乃病劇而卧者三月餘猶甘七箸久之始卒公諱韶姓金氏字子善故以長汀令終其鄉人尊而稱之曰東涯先生其先崑山惠安鄉人分崑山為太倉州遂為州人曾大父實大王父罄王父坪以同知夏貴贈為中兵馬副指揮母孫封孺人娶王氏前卒有丈夫子五人允孚福建布政司理問娶於顧再娶於朱為鄉進

士銓女允升蒲圻丞娶於周為左叅政在女允明大  
寧都司斷事娶於毛為思州守希原女再娶於周允  
清國子生娶於張為封刑部主事印女允和側室出  
聘於邵女四歸諸生虞典趙檀太學生龔汲大理寺  
副劉大武諸孫履謙履巽履豫履萃履亨履道履通  
履遇履進履選履達履觀履謙再試武舉而履觀為  
州諸生餘尚幼女九人曾孫男五權柄棟楫梓以卒  
之明年正月廿二日塋摩羅涇之西新塋蓋公有位  
嫂老而貧公廩之至塲而為調棺殮族孤孫鼎為娶  
婦經紀其家以有成立嫁虞典者嫠而亡子以節著  
公為之置子而割產以贍所謂歸而好行其德於鄉  
者也蓋公之婦王孺人卒屬銘於先大夫不佞實具  
草馬今何能辭銘曰  
女三其政於邑兮春而便退而政於家兮肅以閑富  
好行其德兮以永年居兮橋梓之芊然歸兮松柏之  
卷然于鬢于鬢兮洵美且駢福有五兮女庶幾其全  
者耶

明徵仕郎睢州判官約齋錢君墓誌銘

錢君諱培枝字子充自其為諸生時以博涉於文稱  
而母當於志因自號約齋以警云而約齋君世為岷



山支巷里人曾大父某治儒為某郡教授大父某始  
徙治醫至父某而醫益高能立起人痼世所稱春林  
先生者也有丈夫子二其長旗手衛經歷培志與君  
俱業儒培志不廢醫而君獨以儒顯君為諸生嘗受  
經里人吳中英數試有司甲等然至省試輒不利久  
之當謁選吏部意若不欲行者春林公故亡恙也曰  
吾老矣強而待汝一官尚奚戀耶君乃之吏部試高  
第得山西解州解故多鹽利賈人子日伺吏欲幾中  
之君持文法亡害侃侃不見欲頃之攝守篆一切辦  
治聶德政者殺人事連張守政御史欲併坐守政死  
君執弗可曰德政自殺人耳柰何復以一生者抵一  
死者御史為誣俄而河東地大震夜中蕩靡宇且盡  
獄暴火大小囚數十百驚闌出君起令毋救火而環  
吏卒與囚四周使拊火曰是寒可御也且可以無逸  
囚比明卒無它君乃發藏穀煮粥食饑者庀錢布飭  
里甲俾有無相通以調棺殮分布練士捕治鄉落不  
逞餘以次招來之凡六晝夜乃定監司念州變重遣  
一指揮來協守指揮武人也多所干陬君為白監司  
曰公將以安吾州耶抑擾之也安之柰何益此弁為  
即判不肖敢以百口任州監司愧為還指揮君之判

解州與攝州無幾而旌異累下矣尋丁春林公憂歸服除補判睢州睢枕河而州君以春秋行隄白眼雜吏民中寒暑晝夜靡間河以亡決嘗一署鹿邑鹿邑人稱之郡倅行部而扶重者風君有所賅餉君佯不悟曰邑無餉倅故事也凡三載遷慶王審理正君顧謂其子德徵曰乃公倦游歸矣向者解之變起吾與家瀕死者且數而卒數以家免豈非天幸耶天幸不可婁得移文兩臺歸浮沉里社可十載而以老病捐館蓋春秋七十有三矣配朱氏先君八年卒丈夫子二德徵邑諸生娶於章繼吳再繼張德徵太學生娶

於顧女二適陸允升太學生王調鼎孫男三承武學生娶於趙承文聘於柴一尚幼孫女四長字文如霜而卒次適朱禹臣朱名佐次字王某歷城令王君之狀云爾德徵輩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地而介狀問銘於不佞不佞既讀歎曰士當居平時胡可一二槩見哉錢君老儒長者耳一旦攝解解變起呼不教之民而飭之上櫛下沐澤與法浹州若堅礪且夫環解而邑者六而幾六失守也始遂稱甲乙焉士果可以居平一二槩見哉余故熟錢君出入里中偃偻以趨遇非齒亦不加貌色益務為敦謹廉取儉

解州山人稿 卷之十九 世經堂

予斤斤秋毫不爽其所名齋而約者意止此爾然亦  
可以銘矣銘曰

以汝不習吏耶判解與睢何伉爽便治也以汝材負  
氣耶歸而里居何退讓君子也恭儉為政以起中貲  
其子息之彬彬書詩錢君之歸茲藏也宜

明故迪功郎浙江金華府蘭谿縣丞史君墓誌

### 銘

史之先以官為氏至漢而益貴有魯相晨者其後人  
以功封溧陽侯始居江南元至正中君五世祖某避  
由長興徙居長洲遂為長洲人再舉賢良不就賢

良公生通一通一生綜綜生順贈監察御史贈公生

鑑舉進士為御史諤諤廷諍出守河間以讒罷有丈

夫子五人君其季也生而短小穎秀動止文弱不佞

大王父司馬公見而奇之以季歸焉是為吾姑而是

時君甫十六名能屬文由博士弟子補太學諸生然

試輒不利而御史公卒諸兄皆析箸獨君之母陳夫

人在君所以奉養百方調聲色而進之戶不聞履屐

聲者三十年一日也君所為恭謹自天植即崇弁覲

齒見君恂恂退遜以為有所攝或謬遜之及其鈞禮

少賤無二矣諸所為不義涉君者避焉若浼其涉它

人不義者掩耳若不聞也人有德於君即一飯沒身  
 不忘君所德於人唯畏人知之生平不為却亦不脩  
 人之却以至於善惡是非則心通特不以非與惡挂  
 齒群不逞少年見以為易上而狎之君不為校久而  
 未嘗不下君之厚也過君厚者初亦疑其跡久而未  
 嘗不信君之裏也君於內行脩備事其諸兄尤謹至  
 閨闈間不以墮色接吾姑臧獲大小有過未嘗輕呵  
 撻曰彼亦人子也以故君忠信篤至擅吳中人稱至  
 或舉之勸其俗云而晚節家益薄由吏部選人授鴻  
 臚司儀署序班蓋先御史大夫治薊遼兵稍資給之

君於官益務為恭謹五鼓未見火城一交牀徒倚長  
 安門外迫暝不辨色羸馬蹙蹙歸自大鴻臚所其於  
 引見外藩官吏稍有需染者盡洗去之顧僕僕為後  
 中間凡一請休沐再補滿考授封階無少吏謫云稍  
 遷蘭溪縣丞君自以不習吏事精心求平令有移訊  
 牒者質之必兩造俱厭從容為輕獄以報訟紙贖鍰  
 毫髮不以入橐邑居衝君買一舸艫奔走迎送母間  
 寒暑自嘉靖末郡邑爭為甲令自臧削而君所持操  
 益甚即一薪水必損月奉為直以償日不能具一肉  
 或謂君胡自苦乃爾君謝曰小吏安所敢取名固職

身州山人集卷之八十九 世經堂

如足耳且焉能捐六尺軀借三寸舌欲乎蓋不佞大  
王父令蘭溪人尸而祝之至于今七十載而君為丞  
有蕙聲其邑父老能舉之者歎曰前令公與今丞真  
冰玉也君以部浙運抵京中寒疾卒得年七十有一  
君諱璽字允全別號南嶼吾姑未有子為置貳張以  
有子訪補太學娶太常少卿陸先生粲女又女其兄  
之女以適太學生陳文默孫男一載道孫女一許聘  
王汝升君居恒謂人吾食王氏德者三世矣一旦填  
溝壑何以報塞而君之歿也吾弟世懋時在儀部郎  
寔捐半歲奉調棺殮經紀其喪事甚悉又明年而訪  
奉君之柩葬於靈巖鄉之先塋以其從兄文學臣紀  
狀來請銘嗟嗟世貞安忍不銘銘曰  
何以稱行視君鄉何以稱政視君邦何以稱操視君  
橐裝嗚呼是為隆慶間之廉吏長者奉而全以從御  
史君地下

徵仕郎福建布政司都事一齋先生王公暨配

周孺人合葬誌銘

一齋先生者王氏諱恬字民熙嘗為福建幕有官矣  
學者不以其官稱而尊之曰一齋先生先生之王父  
公諱輅以長子朝列公贈為南京工部主事以少子

通議公贈為南京兵部右侍郎父直庵公諱甚以布衣居伯季間磊落高行誼時人並稱之直庵公有四子先生其仲為側室毛碩人出少則已廢箸直庵公差其產產不能與伯子均而先生既室周孺人則益已有旦夕累其遺畝廢立如甌脫先生所受易里中師度卒業則罷耕乃挾冊從田塍間且誦且課以其間走師所質疑難至夜分篝燈為經論義計弗屬弗就枕是時周孺人業稱名族能自抑下脫簪珥手盥而佐先生耕夜則緝績統緝紡而佐讀其於書伊吾聲時若與機杼韻也蓋先生之於農二十年而成其

初年田不過三十畝其季年乃至二千畝諸子女十餘人咸以次授家室歲時伏臘多饒奇之畜其於儒三十而補博士弟子四十而廩於庠為提學御史章公立公所賞識蓋先御史大夫公視先生為從弟少年試諸公褒然有雋聲先生奮而與之相甲乙居恒酒間自詫曰老驥千里豈欺我哉而會故魏文簡公講道東南先生走負笈請得從弟子列魏公難先生長而友之先生之讀易毋論三絕編於瀛洛諸儒家言俱夙所精習至得友於魏公而後反求之理性之間粹如也先生既屢試不第乃嘆曰吾所不獲一官而

少攄吾志者非命也夫古稱不得志則衡命吾知所處矣於是始業醫醫不名一師日取軒岐扁倉叔和東垣諸書讀之間則思所以決脉用方者乃豁然悟曰夫醫意也吾師意而醫何必長素公乘茲於是始試藥諸病貧人以藥請人給之約毋有所讎時復為粥粥之諸病貧人爭走就先生醫醫日以益驗名益起先生尤巧於用方而精決脉脉時有異變奇狀先生診之若覩也至為日以訣人生死曰是脉為某症為得之某事當以某藥起即不起當復入某症作某狀徃徃奇中十不爽二三而先生故嘗入粟為太學

生當謁選前給事中樗庵王公與先生遇京師而論仁先生曰木氣耳王公大奇之益與深語為延譽公鄉間而大理少卿馮公選部郎張公考功郎章公數用醫辛先生欲薦用之先生遂巡謝曰僕老矣即微幸得一官安能歲活數百千人哉吏部業為請得福建布政司都事銜以歸歸復以醫顯數年而病瘧卒當先生病瘧時世貞以使事歸謁先生神思爽然咲相謂曰此疾王氏送行例也吾且行矣能無一言贐我乎世貞不敢答久之竟卒又十三年而為隆慶元年十月十六日其諸子世雍等啓先生與周孺人之

殯墓於顧涇東祖塋之次而具狀來命銘周孺人故  
 前先生七年卒先生壽七十有二孺人六十有六諸  
 子某某女某某孫某某孫女某某世雍之狀曰先生  
 性敦睦居恒以和柔善諸父兄卒而遇之恂恂然長  
 者稍與校論公是非即抗聲不少屈與談理性輒益  
 精言量更僕不勸鄉黨有爭鬪為居間百方解救取  
 息乃已先生故雅善工部郎曹而巨賈爭蘆洲者出  
 橐中裝百金壽先生冀為曹公請先生慨然曰若固  
 不知我柰何以私溷曹公州大夫萬公賢先生然恠  
 先生不往見曰王君俗吏我耳先生竟遂巡弗往也

里有董生其兄弟相搆怨欲以田售先生先生為酒  
 食好謂之曰吾及見若大父筆路而啟此田柰何輕  
 售之且吾外人寧勝若兄弟耶董氏家得不敗其為  
 長者如此周孺人尤孝謹治家能為德里閭強力而  
 外嚴先生有孟光氏風世貞所得先生為儒及醫事  
 詳於狀其於狀所聞亦爾乃敬為銘曰

業農而儒畬乃菑業儒而醫德乃滋疇其論方意為  
 師我饑我粥癢我治崇丘之枯發柔莠陰功繩繩逮  
 孫枝

一登仕佐郎鴻臚序班小東顧公暨配劉孺人合



葬誌銘

太卿公之編管保安也杖創甚不任瘠矣而其子鴻臚君手一襮而從曰即不敢以後大人地下太卿公創已起趣君歸乃拮据生理曰微夫居者孰與資行者蓋自是太卿公亡內顧慮而君又用餘羨入此言繇諸生升上舍至拜鴻臚序班先太卿公官矣

先帝之初元褒嘉故爭臣謫徙者太卿公起徒間為銀臺叅議晉丞京兆佐廷尉一歲中超遷至九卿而君猶在鴻臚母故每入朝君偃而太卿公循墻佩琚之聲相屬一旦太卿公以年至謝事君亦上疏歸都

門之外祖庸前後若疏傳父子者天下聞而榮之君歸而業五十餘上太卿公壽蓋吾吳朱恭肅公八十年時其子都事景固六十觴相屬也都大夫以擬君父子而亡何君竟用未疾困不起太卿公乃大悲曰天乎兒遂亦先吾逝耶謂世貞習史氏言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州之新安里而婦劉孺人前五歲塋且窆合矣介徐子有說狀手益以事行而屬之誌銘君顧姓諱可立字聞禮世為太倉州人其先晉司空和數十傳而曰思魯公以理學聞婁蹇

高帝徵不就最後部使者賢之祠於郡生思恂公思

恂公生寶善公寶善公長者生海隱公海隱公賢以太卿公丞京兆貴封如其官太卿公名存仁其為給事中時上書廣曠恩抑邪佞數事忤旨杖北闕下死而復蘇直聲振一時妻盛恭人實生君君少受其父易尋改受禮凡五試而五不勝始謁吏部選得令官君謂鴻臚嶽嶽疇能折其角哉而顧以惰自損令人弁髦之也即未辨色盛服危立朝門者司之必君而其侍

穆宗裕即進退雍容是都上目送君且曰是夫蓋聞禮者左右以語君託謂上似能舉君字異數也君為人敦朴寡言咲居平若惛惛而中甚辨哲其治生雖米鹽果蔬竹木瑣屑必有度太卿公謫君則代治內公歸杜門君則代治外其造請賓客亡間寒暑風雨出入恒戴星以故生平不當月旦譏而所與即塵市人得君一語賢於券矣然君又能佐太卿公施公嘗以百畝田續族食百畝田濟區役百畝田共郡諸生而君心念太倉公故里豈其忘之將無困弗繼耶因割私田二百畝為太倉諸生供而都御史銅梁公義君事為勒石矣嘗有中表緩急君貸所知金援之不足則捐常飲器以繼而責進者踵門謂君曷不以償

我公謝曰吾尚虛人德而敢為德於人第不忍其急耳君娶於劉劉父儀曹郎璋沒諸所給喪塋及門戶庸調一切身任之凡環顧而稱宗族交知者視顧若外藏君所為受匈竟其身不以食德故有倦色太卿公感君事空橐中金買田可六百益為族食續至成積倉銅梁公檄君為其長而君竟用末疾逝矣君生以正德己卯逝以萬曆癸酉年僅五十有五所謂劉孺人者少長京師母曰王宜入及笄歸君嘗讀書略通大誼精女工旁及家人產靜共儉勤太卿公與繼配謝恭人良宜之而病無子君稍寘媵亦竟孺人無子夫君不以無子故廢孺人禮孺人不以媵故廢君禮交相莊也孺人以四十七歿歿之明年而君媵陳有子曰阿蛇為聘大理寺副大武女大武則儀部郎璋子也蓋顧劉世再婚姻若朱陳云銘曰  
將下壽而猶為人子以一命止將不稱夭而不能使顧之祀是啟而竟俱死若俱有憾於人理者然為內德而宜於閭為外德而宜於里以無愧太卿公之家  
人曰亦可以已矣

故昭毅將軍上輕車都尉福建等處都指揮使  
司掌司事署都指揮僉事張君墓誌銘

余所友者張將軍元凱為布衣飲竟歲其懽一日悴  
其容而造余拜且請曰幸有以銘吾父昭毅君之墓  
問其卒十載所矣而猶未葬也已又其出其友王子  
百穀之狀曰是所待以不朽者二先生夫余而以元  
凱友也則銘之余而以百穀狀也則銘之然而昭毅  
君故先百穀而識余者也按狀君諱建節字子行別  
號咸虛其先鳳陽之五河人六世祖得從

高皇帝起義為徐州衛千戶有二子長祥襲而遷陝  
西慶陽衛指揮同知次真從

文皇帝下金陵以宿衛忠奮授徐州衛指揮使調浙

臨山衛遂為其司都指揮叟遷右軍都督同知

如故有子智以病廢孫英襲調蘇州衛自是兩家

第俱重於秦吳間有世官而其居吳者尤著英亡

弟葵襲葵生敘敘生瑀為君父瑀有文武才握衛

行者垂三十年而屬世承平外侮不競弗獲以功名

自顯見君生七歲而喪母顧淑人哀毀如成人蔣淑

人來稱母謂君能子矣是時張氏以俠聞江南甲第

樓觀假山池前堂羅鐘鼓立曲旃羅綺曳地出從平

頭奴駿馬而君於其間獨布素自喜又日夜習讀經

史為書生業父瑀內竒之謾曰家世材官介士不於

三尺取封業而至齷齪鉛塹為君跪謝曰將相不偏廢也且鉛塹三尺所受使父瑀語屈而御史視學者已試君高等補郡諸生自是試輒傾其諸生以至有既廩而其於應天凡三試輒不利最後父瑀卒當襲君請於御史得如諸生制終喪而襲御史善之後遂為指揮使當復應武舉試應試者謂所射策論難毋若君何即君射亦無若吾屬何也已君騎而馳射鵠耦射又鵠乃大驚歎遂為第一人君凡三試而兩為第一其最後以策太奇忤御史猶第二而至部試輒數奇不第如諸生一時然御史天民薦之已御史魏復薦之後與都御史黯合薦之御史洛復薦之它御史先後尉薦至再三俱報聞而君之為指揮也蓋視衛符如瑀時嘉興所者故衛屬也其舍人兒張生富而入貲為衛指揮欲列坐視事君怒曰即不肖從諸將軍其先皆自汗馬得之何至媚賈人骨哉顧左右移張坐勿設張大愧夜行金三百為壽公指其門曰此非入貲所也則以緹帥陸太保炳書來解君弗啟封曰吾賤不識陸公也衛故與郡鈞禮它指揮即不敢以鈞禮請而君獨行之自如郡守丞初亦不自得徐察君衛事治而所接談議斷斷見風采至與之推風

雅觀酒德久而非君無歡也時暴有倭警都御史蔡公檄諸將軍樓船出海錯愕不敢發君解印綬佩其副曰吾難吾綬哉促韎帕韋附注藪而從少年蒼頭數十人前薄賊賊為之披靡矣而遷南京總漕行都指揮事以去君既持廉無所射狗而能察用其下即偏裨少不法袒而受杖惴惴受約束以故其漕績獨稱諸帥冠踰年遂為真而食鄖陽都司事而章中丞煥者君故人熟知君才數令行部上便宜諸非軍事而疑者亦輒以屬君棗陽大俠鄭負險數壁亡命匿稅田百千頃官數捕不得君單騎入其巢縛之出衆

睥睨莫敢動遂置鄭法而沒其田中丞上君績遷長

福建都司亡幾而倭薄省城大震諸守帥皇恐不暇

食飲君與其舍人雅歌投壺自如撫臣者失其名司

而難之而君所治虎落躡石勁弩長戟守具精甚而

所將士又選賊望見君幟即不敢壁而移壁他所既

賊退撫臣乃更愧恨君以三千金檄君治兵甲人或

謂君名為兵甲耳君誠能捐其半為撫公壽必德君

而其半尚可橐也公謝不可日夜趣治兵甲咸犀利

先期報撫臣乃大失望而以君按兵匿籍得六千人

更用為擾而劾之君坐罷君乃大喜曰今而後庶幾

更用為擾而劾之君坐罷君乃大喜曰今而後庶幾

還吾書生哉即日歸解橐中裝直可二百金悉以推其孽弟建寅而躬理泉石花木之業與故吏部郎穀祥彭徵君年章憲使美中輩課詩酒以自娛識者謂大司馬尺一日夕下君而君以羸疾逝矣君逝以嘉靖丙寅距其生正德壬申春秋五十有四娶於陸故太宰公完孫女子一即元凱娶於王即吏部郎女也孫男三某某所著有毛詩問難四卷北游錄二卷軍政條約四卷戰守說各一卷問漕集二卷續漕志二卷楚游稿一卷守閩說一卷樂志園集四卷藏於家讀者蓋猶悲其志云王子曰廉遠地則堂高以張君所不

接賈人子並列也而又與郡守丞抗行雖鴟而弁已倜然若惠文士可不知自重哉自君之為衛斥私糧三百以賦士又不欲賦衛尺縷以自益而橐橐然其愛士溺詩酒甚而無損官卒自致閩帥也乃元凱亦能文婁冠武薦握衛符遷漕總其治大略倣君而中廢視君益貧者何也元凱之愛士溺詩酒而損官以為不如君則可以為非君之子則不可乃為銘曰是為吳儒將張君之阡汝栢之卷然汝室之殫然有書數編而突無烟是為汝之象賢

分州山人稿 卷之十九 二十二世紀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九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九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六首

贈中憲大夫太僕少卿桐岡陳公暨配太恭人

林氏合葬誌銘

陳公之為諸生也則已有聲矣而數試不利發憤至冬夜灑水沃足以醒墮林太恭人緝緝澆而佐讀力慰止之曰君誠急一第柰何以君身殉乎且身在何憂第贈公弗聽竟積勞嘔血死時甫二十八而亡子



太恭人少於公四歲從死者數矣已而曰誰為我食  
王舅姑也亡何王舅亦卒而又亡他子姑楊業已老  
謀當為王舅子者於是封公以從子來而稱姑楊之  
子其配亦號林恭人與太恭人併力以食姑楊蓋均  
婦道矣姑楊安之曰吾嚮者虞亡子而今得二孝婦  
庸詎亡子乎久之封公舉一子曰桂芳已又舉其次  
曰聯芳而太恭人喜可知也曰贈公庶幾有子哉於  
是封公推聯芳以後贈公而二母均誨之林恭人忘  
聯芳之後贈公也太恭人之忘桂芳非贈公出也蓋  
均母道矣姑楊九十而始塲當疾革時二恭人晝夜

侍湯藥浣牖廁姑楊不勝憫指謂曰天乎安能使二  
孝婦俱受一命以勸天下乎而亡何聯芳舉於鄉居  
三歲成進士太恭人進林恭人而返之曰而出也吾  
敢以干乃享林恭人固遜謝曰夫孰非子業已後贈  
公矣於是聯芳司理金華太恭人則就金華養所以  
諄誨司理如雋母於是司理有治辦聲擢為御史當  
出刺諸鎮以便道省侍太恭人誨之未嘗不如司理  
時也於是御史復有聲得封太恭人為太孺人久之  
御史進太僕少卿遇 天子登極推恩贈公如少卿  
官太恭人亦進今封所贈少卿制曰稟資穎異植學

精勤駿業所基遺澤斯在其封太恭人而曰婦人之  
德專貞為上故有守從一之經抗靡它之誓斯其節  
已足勸矣况於為夫置後訓子成名兼是數難卒酬  
所志而國家可無旌命以顯被之太恭人已拜命歎  
曰玆然未亡人何至足辱 王言 天子九重沉沉  
乃能悉一髮至此耶而會少卿以貶恩請封封公如  
贈公林恭人如太恭人章服禮秩如一太恭人乃復  
歎曰吾今而後而始安稱母矣吾耳時時若寓王姑  
塲時語者吾可以見吾姑矣已又曰吾可以見吾夫  
子矣其明年太恭人八十有五少卿旦暮懷思欲歸

侍而厄於例不得請太恭人感末疾俄儵然逝時甲  
戌之六月八日也少卿慟欲絕稍蘇乃次太恭人事  
而授簡不佞曰荷 主上恩無負吾母不肖乃負吾  
母母塲而不肖不及躬訣視含殮又嚮者少不及以  
旌請也幸主上自知之耳嗟夫太恭人十六而歸贈  
公歸八載而寡寡十八載而始有子有子三十餘載  
而封稱太孺人為太孺人四載而又封稱太恭人視  
第四品可以言報矣夫八載而離贈公離六十四載  
而後合不亦遼遠再世哉顧所握手而訣六十四載  
心如一日也方太恭人盛時有欲奪其志者即姑楊

弗能抗也而太恭人以死矢之當其時而死即死矣  
天固有少卿以不死太恭人也贈公少負材行篤學  
弗究其望後已絕而竟不絕乃太恭人匪惟代事姑  
楊誨少卿也以一髮把持門戶斬斬不旁落閩人士  
灼然能稱道之不佞誠陋安可以陋辭按狀贈公諱  
鳳岐字某別號桐岡居士太恭人諱瓊字女佩能讀  
孝經內諸書精女紅婉孌有淑姿封公名某今尚在  
少卿即聯芳也娶於某有子某某孫某墓在厥山之  
芝嶼其將塋也 天子復憐而予之祭一銘曰  
疇為艾之俾弗續疇為莖之熾以穀其錫蟬爰寵光  
百年匪人也天矢節銜辛以翼子孫匪天也人

明封承德郎禮部祠祭署郎中東婁徐公暨配  
陳安人合葬誌銘

徐祠部公卒之七月而其孤荊州守學謨以狀與書  
來泣請曰於乎吾宗自栢翳而後支於彭城播於江  
曰練祁為崑山再隸為嘉定蓋世母顯者至祠部公  
始稍稍慕經術用啟余小子獲從事秩宗南渡之系  
寔有聞於時矣嗟乎布衣之業誠艱難哉余小子何  
敢忘余小子何敢忘又曰吾母陳安人之歿也蓋先  
祠部公十又三年矣厝而弗克葬也弗敢先也今將

啟而合之以吾子之辱交於不肖也其寵光先祠部公而為之志若銘焉死且不朽其以祠部公之餘而及先安人焉亦死且不朽王世貞曰善乎荊州君之為其親言也獻足徵也夫祠部公者則吾丈人行也吾何能辭祠部公徐氏諱甫字德清別號東婁居士其先世曰亮者饒於財嘗治酒肆邑西里號徐公坊自徐公坊廢其後世益貧窶三傳而至處士公經配諸氏寔生公處士公有六男子貧不能贍乃出公為唐氏贅壻未婚而唐女卒唐氏故才公謀內他女女公且啖以橐中裝公笑曰男兒生不自力已矣寧依人求活耶竟謝去久之乃始娶陳安人者里中著姓年十九歸祠部公是時處士公已歿獨母諸夫人在安人所以事之甚備有孝稱祠部公業尚少則已多長者游而又特善權奇術居無何稍有田廬埒中人產然性好客即酒一卮豚一盂必與人共之客至輒豪飲竟日夜度不醉不止公竟繇好客故不復校治生至中歲家益落乃慨然曰吾尚有子可教是安能困我於是延塾師課責荊州兄弟業且就屬歲侵陳安人脫簪珥以治食不給緝緝洗佐之又不給至日咀藜為食師憐其意終不忍求去里舍兒謂之曰唉

是書能遽五鼎汝乎公弗顧已荆州君舉進士高第  
為兵曹郎蓋祠部公日貴重有家矣當公微時聞行  
至徐公坊故址輒泫然曰先澤猶未泯也我必復之  
至是即其址治第馬而陳安人乃益佐公拮据家事  
不少休人或風之休安人顧嘆曰富貴寧生有哉柰  
何令吾遽厭微時事耶亡何安人竟捐館荆州君歸  
服除改吏曹郎入典內制稍遷祠部郎中祠部公獲  
封如其官公雖貴以陳安人捐館故意不自憚頗飭  
治聲伎蒔花竹疏泉壘石日益召故所飲客飲曰毋  
詫我貴人我故徐某也公性坦洞不為城府而特好  
施予時從郡縣長令游請多居間解救絕不欲乘人  
危而所解救亦不甚責報以故人人慕說之即郡縣  
長令從公游者亦懽然不自疑避時荆州君郎祠部  
久次有聲顧出守荆州意公不能亡望公第戒荆州  
君好為之而荆州君坐為民持市租地忤藩府起大  
獄相窘聞者謂叵測公歌呼飲自如曰見即死封疆  
耳且是兇尚徐氏有耶獄竟白荆州君念公春秋高  
得移郡歸相見懽甚公顧左右汝曹率豪服不見二  
千石歸布素乎於是事有所屏損曰勿令兒知也公  
故病瘳久治弗驗一日有道人門焉跣語公曰若何

苦曰苦瘦道人探囊中丹如粟餌公令少卧即愈如  
言而瘦愈行求道人謝亡所見又嘗汎小舟吳淞江  
夜遇颶風飄入海公自度必不免已聞空中款者若  
婦人質明舟送還江口矣公雖老健少疾而又負此  
二竒謂必不死時時促荊州君往就郡次且不忍行  
俄溝小疾遂卒公生以弘治庚戌十二月二十四日  
卒以嘉靖甲子八月初三日享年七十有五安人生  
以弘治丁巳五月二十九日卒以壬子十二月二十  
六日享年五十有六有男子二人長學禮太醫院醫  
士慷慨重然諾有父風娶李氏次即荊州君學謨娶

歐氏繼王氏繼金氏孫男二其一明佐後學禮者其一  
兆曦學謨出孫女五人塋項涇原之陽荊州君又  
曰二老人厓一生以締造徐氏偉矣功施來裔可比  
於有國者不遷之主孤何以報稱哉世貞謂之徐志  
銘曰

窮弗戚疇肇基迹曰祠部公之力貴弗盈疇相厥成  
曰陳安人之明於乎二老人寔開徐先百世不遷曰  
是唯荊州君之言

封吏部員外郎鹿野張公暨配戴安人合塋墓

誌銘

張公諱革字汝清其先蘇之嘉定人有得貴者商於蔡遂徙為新蔡人生義官公罕罕第四子巡檢淮娶於安無子子他姓者伸繼娶於崔生太學俊則公之父也公生二歲而太學公坊時崔夫人尚無恙母梅年二十一矣哭撫棺曰吾必從吾夫子而地下游已又哭曰吾不獲死也是且代吾夫子而子代吾夫子而父張公甫能言即母梅所授書成誦矣十歲受從兄芷詩屬文以敏妙聞已又受易鄉先生林時林君故為國子司業雅自負也謂公故經詩也發易難幾數十而公數十答辨不窮林君驚曰生詩而易耶

矣無所用吾矣蓋公驟為易多所自得不顯其師門語竟用易補邑諸生屢試高等汝寧守賈名儒試公而賢之所以饋勞非常且欲以事交公汝南有冤獄久不決其家行千金求公居間公大驚曰諸生能居間郡太守耶趣去母汚我然公宛轉為守直其冤不使知也當太學公生時多讓腴田諸從季而身取其瘠者又嘗焚貸券子錢出不復則母益損比公孤兒時立壁矣恒依其它姓諸父伸居驩如父子無間公當郡試而伸以病亟聞公遽歸曰負守期重乃至責耳歸及訣而卒久之大母崔卒又明年伸之嬾俎卒

其又再明年而母梅卒公咸自力喪事一切辦具不以旬拾累人至哭母梅而痛可知也晨夕號於墓曰天乎不以孤餘年及事母母實兩大造我何以報也公以再持服故久諸生間顧其文日益高名日益起翁公大立始視學政而公有子九一齒舞象矣試之冠諸生其次即公問知為九一父而歎曰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耶然公長者幸為吾兒授經得以九一從巡撫都御史端公廷赦聞而遣其子師焉公坐上坐呼二子前吾不能以若翁故抗而法於九一也九一尋成進士試黃梅令治行聞入為勛部主事累遷選

部署負外郎課最當封於是公年四十七稍倦經生業矣作而曰男子何必身行志執藉令未五十為吏部郎亦非晚也乃就封如九一官而配戴為安人戴安人者江陰公某女也母曰張媪張媪能讀內則女誡諸書以授安人輒習又精女紅婉孌寡言咲張媪內竒之謂江陰公是女必貴母子庸人江陰公為偃蹇數壻最後得公曰母謂張生孤孤非能困生者安人之歸公屬公大母崔與母梅在手調脩醴醢敬進之以其次佐公讀又時時佐公賓客還往人各得其意而所自儲朝夕乃最下草具張公之治四喪戚



不廢易實安人成之也公既久諸生間齷齪不自得安人徐解之曰孫卿有言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且夫貧賤何損丈夫哉公為改容謝曰有是哉吾幾失吾德曜也而九一之令黃梅也公與安人偕就養當退食公觴屬其家人曰陶士行餉母官鮓卻弗受樂羊子之妻使其夫愧遺金鄭均之弟自食其力乃可以稱人母若妻及弟耳安人則七食而屬黃梅令曰令所平反獄若而人所教養若而人令具以報而後進七食也是時稱循吏者首黃梅令云黃梅饒佳山水令以公好之請游則不許曰比頗不

欲游公素好飲至則飲少酒曰吾比惡飲儵然一室

圖史矣公始負氣矻矻不可下既貴務折節為恭謹

窶行燕中視吏部郎一僮從蹇後蹶蹶行不知其郎

父也郎任職毋害顧獨好為詩歌從同舍郎宗臣游

亡何宗生斥補外藩而不佞世貞坐家難削跡雜傭

保蠹饘都官獄郎又從不佞游時時尉勞泣相對也

人謂公柰何棄郎傲吏間不已而又棄之與累偶不

虞株累耶公笑曰固也吾乃使之非而所及也仲子

九二受易有聲邑諸生亦棄去為詩歌公時時稱吾

家第五何必減驃騎哉郎坐司封時執不為魏公封

妾忤時相遷散卿又謫丞廣平已稍遷湖廣按察僉  
事進右叅議復有前郟當調公無幾微見顏色第趣  
酒勞叅議曰甚念兒宦游遠今歸矣公時時合鄉長  
老高會雍容是都又為睦族會使其子弟以次上壽  
歌行葦代木詩終之以戒勉歲課秫百畝益酤釀百  
甌呼所厚者盡之乃已安人莊事公而相驩至白首  
欣欣無忤色第伏膺祠蒸則未嘗不悽然相對泣歎  
身之不及事太學公也與母梅之不及貴也念獨張  
媯在得少珍味即以遺之旦夕女奴候安否旬日必  
迎致厚奉養然卒歲不一歸寧或風之則曰竹竿載

馳詩不云乎哉夫婦人不輕離其家禮也公五十八  
而病肺病五月而欲遺令教其三子曰余孤在周歲  
天悔禍於張氏俾承斬焉欲絕之胤以天之靈獲遂  
牖下漢昭烈謂六十不為夭吾行開六袞矣見若抱  
子勝管輅若母儷余以老傍絕姬媵使余脫然而亡  
戀勝魏武鬼之為言歸也天實欲逸我以歸而何悲  
也夫錮石擲者猶有郟羸葬者矯而廢禮昔范史雲  
令氣絕便歛歛以時服龔君賓衣周於身棺周於衣  
梁伯夏殯已開塚塚開即葬吳季子封墳掩坎其高  
可隱吾甚慕之若輩母復有所加也至朔而曰吾夜

夢二十一神降吾室豈其期乎二十一日果卒戴安人哭公慟成疾即覆藥亦五月而欲呼三子屬之曰吾豈不念若曹以得從若父游地下足矣遂不食後五日亦卒安人長於公三歲子九一九二其季為九三邑諸生也九一娶於王封安人有子三體震體蒙體咸九二娶於章繼娶王九三娶於曹女三人其嫁者杜化蛟章守嘉王見善孫女八人公為人長身白皙踈髻眉個儻自喜其急人甚於已嘗與太僕王齊以文通太僕卒而子貧走父客亡應者公愀然曰朱益州著絕交孝標廣之吾始而不然今乃信矣捐稅租稍稍廩其家且為邑脫踐更以詩所繇從兄芷授也曰微伯氏之教不及此計為其孤九錫入貲楚為國官九錫亦自力能文楚王稱之又嘗倡其邑人橋蔡水所費亡慮數百緡蔡自是不病涉矣公於書鮮所不窺其為詩易晚而篤好之非以訓故合也屬文歌詩甚習自九一之業成絕不復構思曰兒子輩饒為之母苦溷廼公為九一既合葬公及安人城西張橋之陽而自為狀扶服數千里謁不佞誌銘不佞始泫然泣也乃讀其遺令則爽然自失矣達不為放索不為絕其猶在莊周陶生上乎張氏世世工女節安

人有加焉以身殉公不眠所產正位外內庶幾哉張  
史矣是宜銘銘曰

是孤而彊以亢其張人文所由昌是婦而賢以相厥  
天閭範所由傳疇坦而歸疇順而依其偕即安於斯  
穀不百歲而穴千祀其永大庇來嗣

封兵部員外郎龍溪劉公墓誌銘

劉翁生二十九年而舉中丞君又二十八年而中丞  
舉進士又七年而封又二十年而卒且卒而沐浴具  
衣冠命中丞前曰日以而之幸于鱗也以徵惠於王  
父之銘即吾死誰當銘者中丞飲泣謝不對固問之

啞然曰將元美乎翁咲曰吾志也促置酒五行稍區  
畫後事曰去吾之明日逝矣果以明日逝元美者不  
佞世貞也又三年而中丞以書與幣具其事介鄉進  
士吳君楚材之狀來請曰治命也不佞不敢辭按狀  
公諱縉字一紳龍溪其別號也世為崇陽之南谷人  
其先避推茶徙宜春數世歸以南谷蕪不可業乃居  
烏土山之陽坪四傳而為宜春簿吉有能吏稱吉三  
子其仲曰鐸鐸五子其少處士公紹箕儒而俠即于  
鱗所為銘其墓者也處士念其姓恣恣無顯時而會  
翁長乃始受麻城高生春秋久之無所得還白父曰

兒非薄書生不為顧於中不了了請得更業而奉大人朝夕去而業農不足則又業小賈旁及相馬飯牛牧豕種樹陂魚之術無不心通者什一而息之稍稍具伏膺矣而娶甘安人母子其貳汪安人生子即中丞少而警異翁乃更前白處士曰是兒也授之書了了庶可以竟大人志乎而里中豪有齷閭左人產者翁不平數日攝之間以擿之人豪恚搆翁邑令令與豪有連乃捕翁寘獄榜苦之三月而翁不伏釋之時以屬疫傳甘安人病死翁大慟曰吾不能直弱者而以身為豪餌固當柰何乃使家甘心媪異日何以見地下於是益課責中丞業日至補邑諸生人或以賀翁曰未也我安能長為諸生父厘厘脫踐更而中丞舉鄉貢人皆賀翁曰未也俄而中丞下第歸翁謂舉子居自以易貴優其身而從鄉里少年博飲恣狎邪游耶即不得稱吾子所以操之一切如諸生中丞遂成進士授潮陽令還里汪安人泣而語之曰若猶記崇陽令之枉若父乎幸一切毋枉人翁呵之曰令安得枉人令自昵豪耳聞潮陽倍且什之汝無昵豪而一日忘閭里兼照之心即時時念母所以死狀何繇枉也中丞謝受教遂為名令而其遷刑部郎改兵部

俱以扞虜見功名出僉事貴州遂為其叅議復皆有  
兵事所撫苗萬五千上首虜二百餘最後為淮揚兵  
備副使大破倭寇超為按察使至今官時翁家居而  
所傳警急安危百端人或以誅翁翁笑曰兒故有汗  
馬志安能不任之即死死職也而忌者孽中丞當調  
歸翁喜迎謂之曰吾嚮者不敢以而為子數今真吾  
子矣人或謂中丞非久且復用翁不答邑大夫以中  
丞故嚴重翁數延為鄉飲大賓翁遂巡謝弗肯應也  
出恒騎一欵段曰吾幸不乏筋骨而柰何駕人車自  
其微時嘗鬻鬻病豕人償之如恒豕翁曰豕實病歸其  
半直家人有拾遺釵者公聞其為隣婦遺也袖還之  
至中年而積千金者再輒散而行其德屬大饑穀石  
一金翁為減半而糶弗及者人予穀一斗毋責息也  
環翁而里者靡不衣食翁三族無併日炊者矣而翁  
又樂施予務可喜事環翁而橋道邸舍宮寺靡非翁  
題名矣吳子之言云劉翁大誼章章得諸天性其不  
得于豪之謂何晚乃不以為怨匪不報之且畀之德  
移其子於治平抑何質行長者也當劉翁貴勝時豈  
不能立致陶僕乎乃所取于人若污與人若棄即與  
人若棄而自致糸織積勤彼見以為生難也而三族

不自知難以取翁若寄者何也今之君子豈不亦讀  
書有當世之慮獨於質行長者媿心哉是以有功于  
中丞所繇來遠矣君子謂之知言翁得壽八十有四  
子一即中丞名景韶以戰功顯而能文章成一家言  
娶於張封安人有三男子日孚以功授武昌衛指揮  
僉事娶戴封恭人日益日躋俱天孫女五適千戶陳  
邦本太學生汪潮海邑諸生龔衍材曾孫男三女五  
葬其所銘曰

天寔答爾以令子而貴爾且使爾黃耆以食其祉為  
子貴爾耶為爾貴爾子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  
先脩此三者故全爾之貴爾子也誰曰不然

明故封承德郎南京禮部主事王公暨元配顧

安人合葬墓誌銘

吾王氏之雋兄弟特起科甲蔽東南者曰光州君三  
錫都運君三接其王父曰封禮部公三接為都運時  
禮部公業七十矣來需言於世貞世貞不能為人壽  
言乃獨為公言大畧以公廉取而謹予簡嗜慾齋精  
氣善居於人而無忌於天為能合於老氏計然之微  
笑而後六年公竟以壽終又六年公配顧安人亦卒  
都運君乃采公之事行為狀而借光州君來曰維大

人吾先子所素辱習者也敢以不朽請按狀公諱時  
暘字暄之別號樂葵其先為宋司諫公浙之分水人  
又數世而為古川先生仕崑山州學正因家焉為吳  
始又七世而為公父諱某娶於時有二子公其仲也  
少穎敏讀書日記數百言從故侍郎周公京兆尹柴  
公游咸器重之以易補博士弟子徃徃為諸博士弟  
子冠而會公父兄俱先後卒獨公與兄之遺孤任用  
在家故薄又其先領區稅代賠且盡至遺田若廢丘  
者僅百畝乃喟然歎曰大丈夫豈立稿哉吾不能結  
俠行賈鑄山煮海細之又不能販脂賣漿博戲胃脯  
竊奸民餘夫知闔則脩備時用則知物此吾所庶幾  
耳時已娶顧安人安人素明達乃相率折節而為勤  
儉其課耕紡率勞食與臧獲之最下程勞取其上者  
食取其下者以為常而有天幸屢歲得以益斥旁產  
稍稍饒矣例貲入太學祭酒先生試而竒之戒公毋  
用貲生禮見諸貲生多三吳富人子脂轄怒馬鮮服  
媮食相高而獨公晨起啜一粥敝屣弊篋造館也其  
豪偶竊咲詆之公自若居數年而公所撫從子任用  
應鄉薦三年光州君成進士又六年都運君復成進  
士至為南京禮部主事封公如其官人或謂公今獨



不能鷓鴣其衣連車騎交守相快素所不快哉今公猶舍家翁得無為諸貴人父笑乎公不答諸貴人父間要公謁官長時有所干請公獨無所干請曰吾不欲借兒子輩面也當其脫冠服時無所從知為公食稍日益一豆出益一蒼頭以此異貧時事耳公恒言是脂轄怒馬鮮服而媮食者少年安在然當公之食貧計獨與顧安人身之其奉母時太夫人備甘髓即時時取給顧安人簪珥不恤也念太夫人老不欲雜左右至逾吏部選期不起 天子封公之辭曰孝友著家庭忠信孚鄉黨蓋實錄也公豐輔廣穎參唇美

鬚髯望之知其為鉅公長者豁達無城府第口不欲掩人善惡以故多疑畏公者然稍益習之益安之矣公卒於嘉靖己未享年七十有六顧安人少讀書知大義恂恂孝敬能佐公起家卒於嘉靖乙丑享年七十有九有丈夫子五人長即三錫守光州用持法忤上官歸娶吳氏繼某氏次即三接累官河東都轉運使敷歷中外有名臣風娶歸氏次三顧太學生娶金氏繼梁氏又次三聘上林苑監署丞娶朱氏又次三重邑庠生娶高氏女四人長適禮部儒士張必震次適邑庠生沈象賢又次適趙擁又次適邑庠生歸有

翼孫男十五人重鼎娶丘氏輔鼎娶毛氏俱太學生  
貴德娶張氏榮鼎娶顧氏俱庠生為三錫出南極人  
極俱聘沈氏為三接出道成邑庠生娶朱氏道敷娶  
金氏道平邑庠生娶何氏道中太學生娶關氏道熙  
娶秦氏道純幼未聘為三顧出道明郡庠生娶陸氏  
道普聘李氏為三聘出調鼎太學生娶錢氏繼張氏  
為三重出孫女八人適郡庠生葉恭炆太學生徐胤  
錫邑庠生顧允諧州庠生張世懋字潘執中俞汝讚  
餘尚幼曾孫男七人恭亨復亨臨亨恒亨納諫納講  
曾孫女五人凡為中外男女四十三人嗚呼公不巧  
為產而產日以裕不饒矣由媵妾而多嗣人不業養生  
家言而壽考以終若此豈可與豪鷲輕俠者道耶其  
窆地在崑山西小虞之新阡日以隆慶丁卯十一月  
之初九日而余為之銘曰

謹予以達名廉取以遠利曰母為造物者所忌疇報  
爾儉勤曰本富而晚貴亦錫爾賢裔亦錫爾終儻西  
小虞之阡曰歸於是安於是

明故封文林郎廣州府推官芸莊駱公墓誌銘

公諱璋字伯喻號芸莊鄉人人稱芸莊公晚受行簡  
先生封為廣州倅於是人或就稱廣州公云駱氏世

於會稽著也其先譜書金郡右姓頗號推金字譜駱而族之碩指繁又多樸茂長者習農事而其穎為儒衣冠自榮壽公以儒授其子愛松公而內文不得為世用愛松公子曰靜庵公始儒顯也起家萬令賢有聲後令萬數十百人終莫能上靜庵公云而官竟不大遷輒棄去還為鄉先生挾齒德長於鄉靜庵公卒娶袁氏有丈夫子三其季為芸莊公公生而袁夫人坐蓐風故捐舍少伶俜寄乳殆數四矣卒不死而其子在襁負中已屹屹有巨人志九歲而靜庵公之萬萬絕遠不復能携公中表來唁勸曰兒留不虎狼食耶

靜庵公笑曰是兒非可虎狼食者去弗顧公則已把家政日出而就塾師讀諸子書晏而課耕織至炊浣米泉醯醬瓦木所擘畫必當用而其後任職獲大小咸中能日料食不浮口使有繼而已而不為市競什一甫冠其家與學俱稍稍成而竟以家故罷應有司辟靜庵公於令潔廉亡羨貲獨身與圖籍歸公安之也公益勤補其乏而時致甘旨奉靜庵公靜庵公不復問家事安公也公貌朴甚恂恂寡言咲而中洞徹於表食惡肉乃獨喜食酒及魚魚取鮭小者而酒不甚能醉故貧亦天性然閭里群惡少年間來誘使過

狹邪不應恚要而脅之疾瘠卒不應而眠何苗者鬻其郭外田問畝率直六金公行視塋曰土膏六金已耶畝更率一為七金而苗以非覲得大愧服公不欺公既傷靜庵公官少達而已幼孤抑其志農則撫先生泣曰我駱氏之先金書煌煌卜幽宮於大風繇曰載昌不肖未有應也爾勗哉先生聽亦泣乃更益讀書博而務湛淫之思已補博士弟子校有司則亡不首冠而諸博士弟子多去咸進士先生最後乃薦應天釋褐廣州推官臺使者前後代上最高第以滿封公如其秩適先生使道過從稱觴壽公得冠而緋見郡守相日置酒高燕其鄉人榮之然先生服公教不以巧藏宦竟坐飛構報免日跼踖跪謝過公莞然曰置之夫靜庵公志者非也耶且廣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也爾不一見橐馬而人蒙之是何異跖盜誣伯夷耶吾小而安靜庵公之廉吏遺也老而安若之廉吏養也促具酒及魚為引滿至醉而先生亦陶然遂忘其不為官久之公竟以老疾終正寢享年八十二配薛氏封孺人長即先生名居敬行簡其字次居禮女一適陳瑤孫男三大田大山大年女一適吳允魯孫男三延祝延徽延康女三塋於冠山之原公所自

擇也先生啣哀著事狀而寓書門人某使為銘曰  
於惟駱公內言炳晰孝弟明經服田力耒豈伊不敦  
而阻交辟遺安則榮養志斯憚我我冠山永奠冥宅  
其喬蒼然為厥手植佑爾孫嗣俾大蕃息俾大戩穀  
勿替有翼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九十

